

方蕤论美国步枪协会之《世界行动手枪锦标赛》与《比安奇盃》

两年前我在纽西兰参加《世界行动手枪锦标赛》时曾经想：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在世界舞台比赛。

结果呢，我又有了一次机会。

第十三届《世界行动手枪锦标赛》年度大赛五月十九、二十日在密苏里州哈尔斯维尔市举行，获选代表美国队的女选手共有四人，我是其中之一。一九九九年的纽西兰锦标赛是我在世界赛中初试啼声，今年则是我第九度参加这项世界性大赛。



今年获邀参加，感觉份外甜美。我已七十一高龄，做梦也未想到这个年纪还能参与这样大的盛事；这完全是一项荣誉；能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代表美国参赛，也非同小可。

《世界行动手枪锦标赛》上次在美举行是二〇一四年。那年我摔断腿，也因顾虑到次年仍计划参加《比安奇盃》，因而未能躬逢其盛。

今年的《比安奇盃》在五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举行，表示两项比赛之间只有两天地缓冲。这两项比赛都由绿谷步枪与手枪俱乐部举行。

两项比赛安排的这麼近，我完全清楚背后的逻辑；这样做能减少海外选手的开销、交通往返与劳顿。

然而两项大赛如此紧凑相连，也形成一项特殊的挑战，考验选手的专注力。任何两项比赛都参加的选手都有后继无力的可能。

射击运动选手对此都有深刻体会；我们能够专注的就那麽多而已；我们能够发射的子弹也就那麽多而已，之后，我们就拿不出力气了。当这种情况出现时，选手的专注力就乾枯了，发挥不出平常的水平；

几天前你可能还生龙活虎弹无虚发，但是一旦筋疲力尽，一切就心有馀力不足了。

我知道自己在赛过《比安奇盃》后是什麼光景；这项比赛消耗我的不轻，身心俱然。其他比赛对我都不像它如此耗力气。比完赛后，我会如同虚脱两个礼拜。经过几週休息后，我才又感觉精气神恢复、我又是我了。

既然知道自己赛完一场大赛后会体力不济，我的体能和心智又如何能承受两场前胸贴后背的冠军争夺赛？



在我的射击领域，《比安奇盃》是地位最高的项目，我也视它为最有分量的比赛。脑子里有这个意念，我开始考虑在世界锦标赛只求虚晃一招，好为《比安奇盃》养精蓄锐。

我徵询外子家一的意见。家一虽不是射击运动选手，却是我射击比赛生涯中备受信任的军师。我非常重视他的建言。

家一不赞成我在世界锦标赛中保留实力、等到《比安奇盃》再火力全开。

一如家一所指出，即使我在世界锦标赛中只是应卯演出，也不能保证我能及时在《比安奇盃》中精锐尽出。

这番话言之成理。

在锦标赛中留一手，不保证我在《比安奇盃》中蓄势待发、状况最佳。

家一说：「去参加世界锦标赛吧。尽力而为，看看你在《比安奇盃》还有什麼样的馀力。」

我同意这是一条正确的路。

此外，知道自己未在世界锦标赛中全力以赴，自己对自己会有何观感？



我不想让我的代表队和国家失望；能够代表美国是一个荣誉、机会；叫人谦卑，我也不能视为理所当然。

尽力把握机会，不让机会擦肩而过，是我人生做事的原则；我这样教导子女，自己就不能光说不练。

我要在世界锦标赛中卯力而为，也希望自己在《比安奇盃》中还有余力。如果我在《比安奇盃》的表现因此而受影响，至少离去时我知道自己尽了最大努力。

在我这样的年纪，我也只能这样自我要求。

今年可能是我最后一场世界锦标赛——也可能不是。就像我以为当年的纽西兰世界锦标赛是我的最后一次。

一九九〇年代初期，我对欧阳恩师说我只要再比赛两年。

他笑了，回答：「是哟，再两年就好。」

我对我子弹供应商也说了同样的话。毕竟，我开始射击运动时，并不一心以当冠军枪手为职志。我开始射击是因为我想学枪械安全。接下来，因为遭逢个人危机，我全力投入这项运动，它成了一种治疗。



既然家一给了我比赛的时间、给了我支持，我就义无反顾，只管向前，从此也成了场上常胜英豪。

过去二十五年来，我一再说只要再赛两年，就封枪。

欧阳大概很早就信了；原来的子弹供应商也退休不做，有了接棒人。

十二月满七十一岁时，对家一说，我想自己在射击比赛上还有一年的时间。家一认为我还可以再继续个两、三年。

我回答：「那时我就七十五、六了。」

家一反问我：「你会怎麽选？继续射击，还是回来帮忙带孩子、学做饭做菜？」

这麽一说，我的选择就不言而喻了。我不喜欢烹饪。

射击让我脑子不呆滞；让我的身体不凋萎；让我不坐在家裡黏吃巧克力。

无论是好、是坏，马不停蹄地连续参加《世界行动手枪锦标赛》和《比安奇盃》都是一生难忘的经验。

这样的赛程令我害怕；对参加两项比赛选手来说都是一大挑战。我不知道会发生什麽事，也不知道自己挺得住与否，但我勇往直前去找出答案。